

DA FAN CHUAN



DA FAN CHUAN

【上】

大帆船

[西班牙] 何塞·埃切加赖
Jos Echegaray
19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利害攸关女当家人

[西班牙] 哈辛托·贝纳文特
Jacinto Benavente
19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EAST ASIAN LIBRARY



THE EAST ASIAN LIBRARY

LEI

大帆船

THE GREAT SHIP
THE GREAT SHIP

韓國校史文獻館

THE GREAT SHIP
THE GREAT SHIP

THE GREAT SHIP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大帆船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利害攸关 女当家人

Dafanchuan

— 1904年获奖 —

[西班牙] 何塞·埃切加赖

Jos Echegaray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帆船/(西)埃切加赖著;李斯等译. 利害攸关/(西)贝纳文特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2009.7重印)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附剧作《女当家人》

ISBN 978-7-5387-2154-6

I. ①大... ②利... II. ①埃... ②李... ③贝... ④李... III. 戏剧—剧本—作品集—西班牙—近代 IV. I55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7342号

大帆船 利害攸关(附剧作:女当家人)(上、下)册

作 者	埃切加赖 贝纳文特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9年7月第2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定 价	90.00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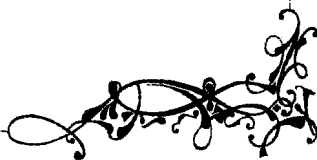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得奖评语

Collection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因为他繁多的杰作，
在颇具个性的原始风格
中，使西班牙戏剧伟大传
统得以重现。



颁奖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C·D·奥·威尔森

璀璨的希腊戏剧之后，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主的两个国家发展了国家戏剧艺术。欲了解现代西班牙戏剧，则必须先知道其过去的生活状况。因为长久以来，西班牙戏剧表现出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它有最丰富灿烂的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有极为巧妙和偶有因袭的诡辩。一边是色彩瑰丽，另一边是很热爱修辞的对比。故作惊人的语言和错综复杂的情节相辉映，刻意安排出乎意料的结果，以强化抒情的效力。尖锐的不调和，而冲突一向趋于悲剧的结束。对话铿锵有力。诚然，内在生命是相当丰富的，而处理超乎一切的荣誉所持的严肃和坚韧，却也能兼顾想象力所驰骋的美妙言辞。在西班牙戏剧里，人为的矫揉颇能融化于真诚的独创力。

这位壮丽与特殊传统的继承者和后起之秀，是本年度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之一。他是现代的产儿，并且拥有完全独立的见解，此项见解和加底伦^①世界观不同。他热爱自由，为宽容而奋斗不懈，他与独裁和阶级政治格格不入，但是他却有自古以来西班牙戏剧家的特殊标记，那就是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尊严。这位作家就是何塞·埃切加赖。正如同他的前辈，他知道如何表现冲突于不同性格

^① Calderón de La Barca, 1600—1681, 17 世纪西班牙巴洛克文学戏剧大师。

和理想中，使之非常感人，且有引人入胜的兴味；同样的，也像他们津津有味地研究良知上最复杂的各种情况。众所熟知的悲剧基本效果：引起观众的哀怜与恐惧，这方面他所表现的手法，不愧为一位戏剧大师。表现最生动的想象，和最精炼的艺术感之吻合无间，他比诸古西班牙戏剧大师们毫无逊色。爱此，对他的成就不予苟同的某批评家说“他是纯种的西班牙人”，这他是当之无愧。诚然，他的世界观是广泛的。他的责任感被净化了，他的基本观念是宽大为怀的，而在保存个别国家的特性方面，他的道德英雄观则含有人性普遍特征。

何塞·埃切加赖于1833年诞生在马德里，可是幼小时光是在慕西亚度过的，其父在该地的学术机构担任希腊研究教席。14岁完成中等教育后，进入土木工程学校，在学校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熟练的技巧，令人刮目相看。五年后，1853年以极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数学和机械是他最有心得的两个科目，他的独特见解和旁涉的有关部门，使他于一年后受聘母校担任教授之职。前几年的生活非常拮据，于是只有充当家教或是私人授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虽然物质生活寒伦，但他却很快地成为一位杰出的教师，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成就真可谓傲视群伦，使他成为一位很出类拔萃的工程师。同时，他也热衷于学习政治经济学，包括自由贸易理论。不久，这位有才气的、活跃的工程师受邀请担任最崇高的职位。并曾三度担任内阁政府部长职。据认识他的人——不管是敌是友——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在处理国家财政和公家工作，都有令人望尘莫及的独到才能。

Mucia——西班牙东南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这位学者除了发表解析几何、物理、电气方面的论文，又精力充沛地创作剧本，这可真令人惊讶不已。据说他创作舞台剧是有方程式和问题之类。他天才横溢的触须颇受赞美者大声喝彩，可是也遭受到人家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几乎人人都无法否认，他剧作中的道德感是异乎寻常的令人赞佩。一些批评家的意见并非无的放矢，以某些外科医生的例子而言，他们认为埃切加赖处理的手法只有一种，那就是 *Urere et secare*；不过，对浪漫的赞扬和以严峻的态度谴责不负责、妥协，这方面确实值得称许。

埃切加赖追求胜利的生涯，对于别人一时跟着时髦的赞赏他不重视，只有对他天才的真正鼓舞他才细心倾听。他创作戏剧作品的丰富，使我们想起罗贝·底

· 维加^①和加底伦。

年轻时期，当他在土木工程学校念书时对戏剧就很热爱，所积蓄的零用钱几乎都用于门票看戏剧表演。1865 年完成了一部叫《私生女》(La hija natural) 的剧本，接着 1874 年发表了《存折》(El libro talonario)。虽然他用笔名发表，可是不久人家就查出原作者乃当时西班牙财政部长埃切加赖。几个月后，《最后之夜》(La última noche) 也公演，从此他丰富的想象力就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有新的问世，一年之中曾有三四部剧本的惊人创作。诚然在此无法一一细列他的全部作品，但几本颇受重视的剧作则值得介绍。埃切加赖的成名作是 1874 年 11 月发表的《复仇者之妻》(La esposa del vengador)，本剧中他显示了真正的天才，某些夸大的情节，美不胜收。观众都认为它恢复了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戏剧，人们尊崇埃切加赖为国家戏剧诗最光耀时代的革新者。

翌年《剑把》(En el puno de la espada) 问世，同样颇获赞赏。高尚观念中所含的雄伟力量使观众激动不已，喝彩之声与台上的表演齐鸣，剧终后埃切加赖本人出场七次以答谢观众的不绝掌声。1878 年发表《火柱和十字架》(En el pilar y en la cruz) 后引起很大的争论，作者表现本人是自由思想对抗无法容忍、人性对抗宗教狂热的维护者。埃切加赖的典型作品是 1882 年所发表的《两种义务的冲突》(Conflicto dos deberes)。义务(责任)的冲突几乎是每部剧本中不可缺少的情节，可是这一部凌驾其余的，显得特别尖锐和极端。

使他屹立文史永垂美名的是另外二部作品：1877 年 1 日公演的《或狂狷或神圣》(o locura o sanidad)^② 和 1881 年 3 月公演的《大帆船》(El gran Galeoto)。

在《或狂狷或神圣》里蕴藏着许多不同的观念和深不可测的才华。本剧描叙一位基于义气而放弃世俗财富和牺牲个人前途的人，他被人家认为是疯子，而他的朋友和世人也都以疯子对待他。罗连梭(Lorenzo de Avendano)意外而且无法否认地得悉声名和财富不能合法地属于他时，他毅然抛弃了它们，当一个人不合法的不容置辩的证明已消失时，他坚持自己的决定。这种理想主义被他的家人视为疯狂，并且罗连梭被人人视如唐吉珂德，一个顽固而心地单纯的人。戏剧的结构既稳固又结实，显示那是一位工程师的作品，他精确地计算了所含的全部因素，同时这作品

① Lope de Vega 1562—1635，西班牙黄金时代大学最伟大戏剧家。

② 英译为《疯子或圣人》(Madman Saint)。

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更高层次的一面，那就是诗人的成熟创作天分。除了外在冲突，这作品也描叙一个极为悲哀人物的内在冲突。它包含一种义务和机会主义之间的奋斗，而罗连梭顺应理性的指挥达成殉道。经验常常告诉我们一件很普遍的事实，一个忠实地服从自己理性的人必须准备忍受殉道的命运。

《大帆船》给人更深邃的印象。公演后的一个月连续再版五次以上，并且激起全国的预约热潮，以对作者表示敬意。因为对人物心理的非凡描写，本剧具有不菲的价值。主题显示造谣生非的力量。最纯洁的人物形象，被人们的闲言闲语破坏，同时恶意中伤地变成畸形了。叶内斯特和狄欧德拉并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可是这个世界认为他们是有罪的，最后，他们被人遗弃，结果他俩投入彼此的怀抱。细腻的心理分析在此表现于无微不至的观察，这两位高贵人物绝无窃取邻居权利的意图，结果不知不觉中彼此孕育了情愫。他们受到被驱出家门的逼迫之后，才发现彼此相爱的事实。本剧中浪漫主义获得胜利，剧中诗的美妙是清晰可见的，抒情细节的穿插缤纷多彩，而结构又毫无瑕疵。

埃切加赖继续从事着戏剧家的生涯。今年（1904）他发表另一新著——《不安的女人》（La desequilibrada），一开始第一幕的提示和详细的叙述真是天才的大手笔，而整部作品皆洋溢着诗的灵感。剧中人唐毛利修（Don Mauricio）——一位埃切加赖喜欢的典型骑士——他不愿意轻忽职责（义务），以换取个人的幸福。

这位伟大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名副其实的，他的作品以精力充沛见称，他的观察方式孕育着这种高远的理想，对此，一位颇负盛名的德国批评家说：“无论在任何时候，埃切加赖都会要求履行权利与义务吧！”

埃切加赖借着《大帆船》里的一个人物，说出对世界最悲观的话：“直到他死后三百年，才认识他的天才与众不同。”

无疑地，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除了上面一般性论述的说明之外，我们也能从埃切加赖的作品所引起的公正赞誉获得证明。对那些赞美的颂辞，瑞典皇家学院同意再增一个名额，颁发诺贝尔奖给这位杰出诗人何塞·埃切加赖——西班牙皇家学院的荣誉与光荣，以表示对他的敬意。

注：埃切加赖没有正式致答辞。

献给各位观众与读者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本剧演出成功乃诸位的抬爱，本人不敢居功。

各位观众，诚然言之，诸位以敏锐的眼光与高度的道德感，自始即深悉本剧的意旨，且善加爱护；出版者的盛情与慨予出版，本人由衷的感激，这份云情高谊将永铭不忘；本剧的各位演员，以其卓越的智慧与超凡的领悟力，以及精妙的演技、丰富的感情，竭诚与旺盛的精力，配以艺术大师不急不缓的适当腔调、始终如一且允厥允中的表情、完美无缺的机智，履险如夷，使剧中人物皆能栩栩如生。

本人献此拙文，心怀惻诚、肃然的态度，谨向诸位聊表感谢于万一。

——何塞·埃切加赖

(José Echegaray)

中西文人文物名称对照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Teodora	狄欧德拉（胡立安之妻）
Kon Jlián	唐胡立安（谢维洛弟弟）
Kona Mercedes	梅儿西底丝（谢维洛之妻）
Don Severo	唐谢维洛
Pepito	贝比多（谢维洛之子）
Ernesto	叶内斯特
Un Criado	仆人一
OtrO Criado	仆人二
时间：当代	地点：马德里

人物对话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布景：一间书房。左边，阳台；右边，一扇门，中间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纸、书、一盏灯；偏右，一张沙发椅。晚间。

景一：叶内斯特坐在桌旁，似准备写字。

叶内斯特：没有！……不可能！……不可能也得可能。有了，脸孔正热烘烘的激动；我感觉得出，内心的光在发亮，我看得见。我看见它漂浮的行事，飘荡的轮廓，而忽然间，从隐秘的内部发出声音，声音鼓动着光，痛苦的呐喊，爱的叹息，冷峻的大笑，……生于热情的世界，奋斗！……而投掷于我身外，存在于我周围，而充溢于呼吸的空气里！于是，于是我自己说：“这是一刹那”，于是我拿起笔，而两眼凝视空白的纸，耳朵仔细听，忍着心脏的跳动，我双手压着纸……可是，啊！无力的讽刺，……轮廓消失了，灵视消散了，呐喊与叹息皆没了踪迹…而虚无，空虚环抱着我！……单调的纸空空如也！无用的思想，无精打采的疲惫。不仅如此，静止不动的笔还是如故，纸依然是空无生命，缺少理念的生命。唉！……虚无有这么多的形式！多么冷嘲热讽，黑暗的，静静无声的，我可怜的创造力啊！许多，许许多多

多的形式……没有颜色的画布，没有轮廓的大理石，阴极颤动的混乱噪音；然而没有比这悲惨的笔更难以控制，更令人难受的（丢笔），白纸仍然是白纸。唉！……我是无能为力替你填满，可是，我能撕毁你，连同我的野心和屈辱做出卑鄙的凶杀！如此……如此……更小……更小……（撕毁纸。稍停。）如何？……幸运的是没人看见我的举动；除此而外，这种狂暴是滑稽，也是不合法。不……我不服。我还要想……直到被征服或者被毁灭殆尽。不……我决不屈服。试试看，……试试这方式是否……

景二：叶内斯特和唐胡立安。后者，从右边上，穿燕尾服，拿着外套。
（以下叶内斯特简称叶，胡立安简称胡）

胡：（出现在门口，可是没进来。）嗨！叶内斯特。

叶：唐^①胡立安！

胡：还在工作呀？……会打扰你吗？

叶：（站起来。）打扰？别客气，唐胡立安！……怎么会，怎么会呢。狄欧德拉呢？（胡进来。）

胡：我们从皇家剧院来的。她和我的兄嫂一起上三楼，去看梅儿西底丝买了些什么东西，要进我房间时，看见你的房里还有灯光，所以来看你，跟你说晚安。

叶：很多人？

胡：很多，和平常一样，朋友们都向你问好。你没去，他们感到很惊讶。

叶：噢！真有趣！

胡：你受之无愧，甚而还不够呢。你，你是否已享受了三个小时的清静，获得灵感？

叶：清静是有；灵感却没有。我用心思索，却找不到灵感，希望它来，却不来。

① 唐 Don——比“先生”更雅的称呼。

胡：是不是失约了？

叶：这也不是第一次。虽然没得到灵感，却另有发现。

胡：发现什么？

叶：这个……我是一个可怜的魔鬼。

胡：魔鬼！嘿，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叶：不中亦不远也。

胡：为何和自己生气？是否因为你前天告诉我的剧本写不出来？

叶：应该写得出来！我觉得有点反常。

胡：灵感和戏剧，对于我的好叶内斯特是不是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

叶：问题是在于想象，虚构。我认为戏剧的内涵是包括一切，给予形式，再加饰上适当事件。要产生一件新奇的事物，很难，反戏剧，根本不可能。

胡：可是，怎么不可能？我们来谈谈，告诉我一些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坐在沙发上。）

叶：你可想象得到，最重要的是人物，有了人物才有剧情，人物发展故事情节，人物赋予剧情生命，人物挑起悲剧的结局，人物吞噬了悲剧也获得喜悦，人物离开不了事件。

胡：太丑？太令人厌恶或太坏？

叶：不是这样。丑，人人都丑，像你或像我。坏，也不是，没有什么好坏。令人厌恶，也不对，我不是怀疑论者，也不是厌世者，亦非深懂人生的人便可以命定应该如此，或冒犯大不敬的罪过。

胡：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叶：唐胡立安，问题的症结是所处理的人物无法具体地在景物中活动自如。

胡：圣母玛丽亚！你在说什么？难道你说的是神话故事剧，一些巨人族的角色？

叶：是巨人，但，是现代的。

胡：结果呢？

叶：结果，那个人物是……“每一个人”！这是最好的结局！

胡：“每一个人”！你说得有道理：没法人人都出现在剧中；这是值得推敲的事实，也是不止一次被谈论过的真理。

叶：那么你已经晓得我所考虑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也不完全对。“每一个人”可以浓缩于某种典型或人物。对于这个，我在行；可是我曾经听过，这种方式已有不少大师不止一次地用过。

叶：不错；只是我的情况，我是说，我的戏剧，却用不上。

胡：为什么？

叶：理由多得没法说清楚，何况是在这个时候。

胡：没关系；时间多得很。

叶：好吧；那一大堆人中的每一个人，成千上万滚滚人头中的每一个头，那个魔鬼时代的巨人世纪，我叫它为“每一个人”，他似昙花一现地出现于我的剧中，开口说一句话，眼睛只瞄了一下，或许他在神话里的动作只是一个微笑；出现一下子，然后就退场：没有热情、没有狂怒、没有恶行，这冷淡、索然无味的作品；只是为了消遣。

胡：还有呢？

叶：那些琐屑的话语，那些瞬息即逝的眼光，那些冷淡的微笑所有的那些闲言闲语，以及所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恶行；这些我们都可二日以蔽之，称为戏剧太阳的微细光线，凝聚在一个焦点，在一个家庭，产生火灾和爆炸，斗争和无辜牺牲者。倘若我以某些典型或象征的人物来代表整体的人，我一定把重点放在实际分散于众人中的每一个，产生思想分歧的效果；一些令人讨厌与憎恶的情节中的人物，他们缺乏真实感，因为他们的恶行没有适当的对象；而其结果，除此之外，会产生一种危险的印象，人们会以为我在呈现一个缺乏廉耻，腐败又残酷的社会。当我只是力求表现，那么，那些较无意义的动作不会是无意义的，也不会失之于为善或为恶，因为受到现代生活的神秘影响，它们就能产生广泛的效果。

胡：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不要说了；这些真是形而上，很有些雾中看花的味道。总之，你对这些东西比我更清楚；假若那是整批交易或交换，不管是照价或减价，那又是另一件事。

叶：喔！不；你的意见很好，真是一针见血。

胡：谢谢，叶内斯特，你真好。

叶：可是，你是否相信？

胡：不。不方便的地方，还应该想办法加以妥善处理。

叶：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

胡：难道还有别的？

叶：我想有的。请告诉我：成功的戏剧弹性条件是什么？

胡：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戏剧弹性”，究竟指什么而言；不过，我告诉你，没有爱情的戏剧，我不喜欢，尤其是不幸的爱情，在我家里，我和狄欧德拉有很幸福的爱情。

叶：好，很好；然而我的戏剧几乎没办法有爱情的出现。

胡：这不好，我可断言那是悲观主义者。请听我说：我不懂你的戏剧是什么，不过我可想象得到，没人会喜欢你的作品。

叶：这，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然而，也可以加上许多爱情，并且多得变成妬情。

胡：那么就这样，加上一些有趣的诡谋，处心积虑地设计施展，加上一些有效的情境……

叶：不，先生，这不行；要单纯、自然的发展，近乎庸俗……因为戏剧无法使外在世界发芽。戏剧是由人物的内在世界发展的；慢慢地推进；今天占有思想，明日心绪跳动；一点一滴腐蚀意志，使它憔悴。

胡：可是，这样的话人家怎么知道？那些内在的腐蚀怎么显示？谁向观众说明？他们从哪里看得出来？难道我们整夜瞪着眼睛凝视表情，细听呼吸，注意一举一动，聆听零碎的话语？孩子，那样是折磨人，缺乏娱乐价值！要懂得那深奥的内容还要研究哲学！

叶：不需要；你所说的恰是我正在想的，请再重复一次。

胡：不；我不想在你头上浇冷水。你晓得自己在干什么。而且……，算了！……虽然戏剧有点儿苍白，有点啰嗦，缺少兴味，……然后突然造成悲惨的结局，……而引出爆炸……是这样吗？

叶：悲惨的结局！……爆炸！……差不多，当幕落时，差不多是如此。

胡：那么就是说，结束是开始？

叶：我想就是如此，纵使担心将会使你感到些微的。

胡：我告诉你，你应该做的就是拿起笔来写“那出第二部剧本”，一开头就是结束是开始；因为第一，按照你的消息（知识），得不偿失，并且还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叶：我就是为这而举棋不定。

胡：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在这里；你用了这种技巧（诡计），并且这是你的逻辑要素。取什么剧名？

叶：剧名！……逻辑是另一回事！……这作品无法取名。

胡：什么？……你说什么？……连名称也没有！……

叶：没有，先生；就像唐耶尔莫黑尼斯说的，我们不必为了更清楚才写上希腊文。

胡：我们换个话题吧，叶内斯特，我进来时你正在打瞌睡，做着痴人梦，告诉我你做的是什么梦？

叶：做梦？……是。痴人梦？……也许。梦很愚蠢，是吧。你的感觉很敏锐，说的一点都没错。

胡：言中此事不须太费力气。一部剧找不到主角，内容离日常生活一万八千里，情节以最后一幕的幕落为开始，作品没有名称，我真不晓得这个剧是怎么写的，也不懂怎么上演，不知道人物如何，不了解戏剧。

叶：唉！……告诉你，戏剧是包罗一切于形式，而我知道用什么形式。

胡：要不要听我的忠告？

叶：你的忠告？……你，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义父？唉！……唐胡立安！

胡：好了，好了，叶内斯特；我们不必在这里演情感剧了，缺少你，我们是演不成的。我刚才问你，要不要听我的忠告。

叶：我已经说过了，要。

胡：那么你就不要再开玩笑；上床去睡觉，休息，明天和我一起去狩猎，好好打几只鹧鸪，那么你就把它当作在你的作品里杀死了几个人，这样，或许观众会和你一起杀几个，最后，你就会感谢我。

叶：好。我就这样写剧本。